

景遐东 李有光 主编



散花集

——湖北师大中文学科论文选粹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散花集

湖北师大中文学科论文选粹

景遐东 李有光 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花集: 湖北师大中文学科论文选粹 / 景遐东, 李有光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043-7779-1

I. ①散… II. ①景… 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7546号

散花集——湖北师大中文学科论文选粹

景遐东 李有光 主编

策 划: 杨 洁 庞 强

责任编辑: 叶怡雯

封面设计: 何漫·贝壳悦读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i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431(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779-1

定 价: 6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景遐东 李有光

副主编 彭江浩 张鹏飞

参 编 谢龙新 王 成 杨文军

曾羽霞 王 玲 蔡 凌

► 序

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创建于1973年，是湖北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最早建立的两个学科之一。得益于华中师院的深厚学术传统以及雄厚师资力量，本学科建设之初即有较好的起点。而当时的院长邵达成先生极具远见卓识，本学科在创建之后的十余年间，面向全国延揽贤才，凤凰山下青山湖畔聚集了来自华中师大、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重点大学的一批优秀教师：欧阳德威、黄瑞云、蔡伯铭、高树仁、王念孔、秦惠明、汪晚香、阮国华、安镇、曹毓生、柯伦、黄群建、程光炜等，均是其杰出代表。这是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之初，在全国都少有的现象。古语云惟楚有才，楚文化具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这在本学科建设之初得到很好的体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当时的中文系、没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就没有今天的湖北师范大学。

与国内大多数大学的创建不同，本校创建于国家极不正常之“文革”时期，没有任何先期规划与基本建设，仅仅凭借有关部门拨付的区区3万元办学经费，华中师院分与的几万册图书、不到一百套桌椅，占据当时黄石一中校园之一隅，数间平房作为教室和校舍而已。然而，创业者筚路蓝缕，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真正是边招生，边建设；边建设，边发展。不断争取各方同情支持，由小到大，发展成为湖北省属重点师范大学。这奇迹般的发展，凭借的主要就是一支德学具高的师资队伍和矢志不渝、艰苦奋斗的精神。本学科的首批创建者中，许多人是文革中不得重用，被打倒靠边站的“右派”、“白专”，但是他们无一不有着教书育人的坚定理想与追求学术的执着精神。他们在拨乱反正，国家走上改革发展之正轨以后，虽身处陋室，却无不珍惜时光，夜以继日，潜心学术。他们开启先路，为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丰厚的基础。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发展，学校、中文系与本学科抓住机遇，

实现一个又一个跨越。1978年学校更名黄石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成为首批全国具有学士授予权的本科专业；1985年学校更名湖北师范学院；1986年本学科开始与湖北大学联合培养中国古代文学、逻辑学研究生；90年代，文艺学、语言文字学相继成为省级重点特色学科，研究生培养也扩大到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等方向，学科实力不断壮大，影响日益增强。文学院和中文学科创业者崇信的“厚德、博学、明辨、笃行”理念和奉献拼搏精神激励着后来者，不断砥砺前行，跨越发展！

江河万古，不废楚风。新世纪以来，我院与中文学科进入快速发展、蓬勃向上的新时期。来自五湖四海学科同仁，敬业执着，继往开来，奋勇争先，共同创造了学科以及文学院的新辉煌！

我们始终坚持以培养高质量拔尖人才为目标，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基础，坚持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学科特色和优势，开展科学研究。文学院从最初一个本科专业，到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广播电视学和广告学四个本科专业。2002至2006年，连续通过国家本科教学工作合格与水平评估，水平评估荣获优秀；2007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成为湖北省高校品牌专业，次年成为教育部特色专业立项建设点。2006年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首先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8年建立文学院，下设中文、传媒两个系。2009年语言学研究中心获批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基地。2010年本学科获得湖北省高校一级重点学科。2011年学科发展获得重大突破，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语言文字学、应用语言学以及自设特色方向地域文化与文学、审美文化与文学，共七个二级方向培养研究生。另外，还有语文课程教学论二级学术硕士点和学科语文专硕点，在校研究生规模为全校之最。文艺学、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学科。学科影响力不断扩大，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2007以来发布的中国大学学科实力排行榜中，本学科文艺学与汉语言文字学等排名领先于10多所211大学同类学科，省内高校排名仅次于华中师大和武汉大学同类学科。在2012年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本学科名列全国第52、湖北省属高校第2。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和湖北省高校学科发展战略，谋求新的跨越，2015年本学科联合历史文化、外国语言文学和美术学、音乐学等学科，组建了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学科群，通过跨学科力量的整合与交融，学科队伍更加齐整，学科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呈现出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学科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目前学科成员中有教授 21 人（含 3 名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拥有博士学位者 35 人，均毕业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大、首都师大、南京师大、陕西师大等著名高校，学缘优良，老中青结合，梯队明显。教师中有全国优秀教师 1 人，省级及以上专家称号者 10 人（次），国家级学会理事及以上职务者 16 人（次），“楚天学子” 1 人。黄瑞云先生年逾八十，仍然老骥伏枥，笔耕不辍。石麟、张开焱、杨迎平、黎千驹、景遐东、王守雪、李有光、徐伯青、舒大清、李兴阳、李社教等中年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均具有全国影响。另外胡淑芳、赵爱武、张道俊、马芝兰、刘宝珍、胡光波、彭江浩等，亦取得不俗成绩。更为可喜的是，文学院涌现出一批优秀 70、80 后新生力量，如张鹏飞、谢龙新、黄芳、吴福秀、李治平、车录彬、龚新琼、王成、杨文军、张玉玲、曾羽霞、王玲等，或生机勃勃，或蓄势待发，已是小荷尖尖，崭露头角。他们是本学科未来发展的希望！

本学科在老庄研究、历代辞赋整理辑佚、叙事学、明清小说、模糊语言学、江南文化与古代文学、古代诗学、古代歌谣、修辞学、湖北方言等领域，形成特色，全省领先，在全国也有较大影响。近 5 年，学科成员发表 CSSCI 论文 190 余篇，出版专著 40 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 16 项，省厅项目 60 余项。科教研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2 项（集体项目）、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6 项、省级教学优秀成果奖 3 项。

本学科还致力于服务湖北尤其是黄石市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与黄石日报传媒集团联合建立了省级研究生工作站和省级实习实训基地，与黄石市教育局联合承担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学科成员承担的其他湖北地方研究项目达 100 余项。2012 年学科成立了西塞神舟会与鄂东民间文化研究所，专门研究世界非遗项目黄石西塞山端午民俗以及鄂东民间文化，四年来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充分肯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校是一所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专业及学科，已成为湖北省高校中文人才培养的骨干力量和重要基地，四十余年的本科与研究生办学历史，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中文高端人才，为湖北乃至全国的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做出重要贡献，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西塞云山远，东风东路长。文学院和本学科正瞄准“双一流”，围绕国家

十三五目标和中部崛起战略，致力于整体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加快学科内涵建设，进一步扩大本学科在全省、全国的影响力。争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或者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等骨干二级学科，率先建立博士点。今年上半年，本学科已成湖北师大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三个博士点立项建设学科之一。我们将全力以赴，奋力拼搏，扬帆远航！

湖北师大所处的黄石市，乃古代吴楚交汇之地，水有长江、磁湖，山有月亮山、西塞山、东方山，依江傍湖，湖在城中，湖山掩映，山水秀美，素有江南明珠之誉。自古多有文人骚客驻足流连，李白、张志和、元结、皇甫冉、刘禹锡、苏轼、陆游等，均曾在此地游历、隐逸，赋诗行吟。其山以西塞最为知名，一山镇扼大江，峭壁穿空，惊涛拍岸，滚滚东流之长江因之陡转，自古为长江要塞。唐代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皇甫冉《送王司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等，即为咏西塞之名篇。西塞山隔江对岸即为著名的散花洲，相传洲因三国周瑜得名，周瑜赤壁大捷后，归经此地“犒赏三军，祝酒散花”。其地平旷，水绕芳甸，渚清沙白，时有鸥鹭颉颃，风景壮美，画图难足。难怪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了。散花秋月，更是东楚胜景之一，宋代大诗人陆游《入蜀记》载其曾泊舟于此，但见“空江万顷，月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感叹“平生无此中秋也”！考散花又为释道二教俱有之仪式，释教有散花敬佛，道教则有散花词之体，赞咏仙都美景和瑶台奇葩。本学科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学术方针，成员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精耕细作、潜心钻研，创获甚多。论文集限于篇幅，仅录成员一两篇代表作，可谓管中窥豹，尚见特色。而众篇汇聚，恰如取次花丛，群芳吐艳。故集以散花命名，不亦宜乎！此外，尚有对学科不断发展、成果迭出、万紫千红之美好憧憬也！

本集收录新世纪以来本学科成员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至于此前的学科论文编录，惟俟他日矣！长期以来，本学科发展得到许多校外领导、专家、学者的帮助与支持；论文集编辑过程中得到校长李宏教授、研究生处李必文教授和科研处潘继承教授等的指导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景遐东

2016年仲秋于湖北师大凤凰山麓

目 | 录

文艺学、审美文化与文学

卢卡契叙事形式政治分析潜逻辑的洞见与困难

——《叙述与描写》评析 张开焱 / 2

总体历史观：赋魅的困境

——詹姆逊叙事政治学主符码评析之六 张开焱 / 12

论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对话理解：以心会心 李有光 / 27

律诗之妙 全在无字处

——论诗歌空白与未定性的诗学解释学价值 李有光 / 38

论《诗经》的二度创作 王守雪 / 47

心物关系解释中的曲折

——徐复观、钱钟书、郭绍虞、王元化论《文赋》 王守雪 / 57

“object”的符号学结构与“物体系” 谢龙新 / 67

新媒体语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叙事主体分析 龚新琼 / 80

梅里美小说中的伦理意识探析 彭江浩 / 87

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

唐五代江南地区诗歌创作基本状况述论	景遐东 /	96
新出阎仲连、萧守规墓志		
与唐代萧氏及其他文化世家姻亲研究	景遐东 /	106
关于几位梁山好汉的绰号	石 麟 /	118
略谈元曲家对宫调的选用习惯	石 麟 /	128
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	舒大清 /	136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胡淑芳 /	144
论《汉宫秋》的反掠夺婚姻主题	胡淑芳 /	151
被忽视的词学理论		
——清人的词品理论初探	刘桂华 /	162
《法苑珠林》撰者“玄恽”之称考	吴福秀 /	171
“想象”视阈中晚清文学的生发方式与叙事维度	王 成 /	180

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杨迎平 /	192
中国电视剧叙事批评综论	李兴阳 /	203
傲慢与偏见		
——徐志摩的一篇文章与《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	杨文军 /	219
问题报告文学产生的时代原因分析	刘宝珍 /	225

语言文字学 语言学

说文段注合韵总论	张道俊 /	234
语意视角下“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分析	马芝兰 /	259

古文献三字格中象声成分考察	赵爱武 / 264
《诗经》篇题的“缩略”组构研究	张鹏飞 / 275
“瞧（看）你说的”话语标记分析	李治平 / 288
汉语“糅合构式”初论	车录彬 / 299
先秦汉语数词连用的语义特征与句法功能	黄 芳 / 312
篇名中的“因为A，所以B”	张玉玲 / 319

语文课程教学论

语文课堂教学言语的美学特征	贺义廉 / 328
论教师的“教育学意识”及其生成 ——兼议师范生的培养	王胜国 / 335

文艺学、审美文化与文学

卢卡契叙事形式政治分析潜逻辑的洞见与困难^①

——《叙述与描写》评析

张开森

1936年，卢卡契发表长文《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以下简称《叙述与描写》或卢文），这是他讨论叙事形式政治性问题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西马文论史上探讨这一问题的最早文献之一，因而具有特殊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经常被认为就是政治分析，但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学政治分析基本从作品内容角度展开，形式的政治性则一直是令他们棘手的课题。而不能克服形式的政治分析并不彻底，它为形式主义拒绝文学的政治性留下了最后立足点。故《叙述与描写》不论对卢卡契个人还是对整个西马文论史都十分重要。詹姆逊说卢卡契“最著名的就是他对于自然主义静态描述的解码”^②。他高度评价《叙述与描写》中对叙事形式的政治分析“在今天依然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分析领域里的先驱之作”^③，但詹姆逊从今天的角度看，该文的洞见与困难，同时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的锐利和深度以及还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至今未得到彻底解决，故将其作为标本评析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首先，卢文副标题涉及“形式”一词，需略加说明。众所周知，“形式”（form）范畴的含义言人人殊，韦勒克断言今天“为文学形式找到上百种定义都不为多”^④，尽管不无夸张，却道出这个概念使用的复杂情况。中西方学者如茵

①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叙事形式政治潜素与政治意义及其生成模式研究》（编号：10BZW004）的阶段性成果，原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5年第4期分册全文转载，并获“第九届湖北省优秀文艺评论奖”一等奖，收入本论文集时作了部分修正。

②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关于布莱希特和卢卡契之争的反思》，王丽亚译，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③ 同②，第112页。

④ 雷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加登、塔达基维奇、赵宪章、汪正龙、张旭曙等都有专门清理这个概念的专论专著，它们有助于人们认识其界定的困难。张旭曙博士对西方“形式”概念进行专题清理后说它“歧义丛生，夹缠难理”^①，他的结论是，“形式”已是一个很难找到共同本质、只有“家族类似”特征的概念集群，人们只能在具体研究语境中对其进行界定。据卢卡契《小说理论》以来的有关论述，他《叙述与描写》中的“形式”当指作品感性直观的外观构成（语言和形象构造）。在他看来，小说若只重形式构造而不揭示历史本质，就是形式主义，自然主义和各种现代主义正是如此。这也是其副标题冠以“讨论……形式主义而作”的原因。

由此切入对《叙述与描写》的评析。

《叙述与描写》从对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与左拉《萌芽》中两场赛马描写的分析开始。卢卡契说左拉小说中“凡是在一场赛马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都被精细地、形象地、感性地、生动地描写到了”^②。这种对于场景和对象精细描写的兴趣，在左拉以及左拉之后的自然主义作家作品中不断被强化。不过卢卡契指出，“这种精妙的描写”对作品整体具有独立性、游离性和偶然性，同作品情节结构和人物命运并无紧密联系，它“在小说之中只是一种‘穿插’，赛马这件事同整个情节只有很松懈的联系，而且很容易从中抽出来”^③。而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叙述渥伦斯基参加的一场赛马活动，则着眼赛马对整体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影响：“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赛马却是一篇宏伟戏剧的关节。渥伦斯基的坠马意味着安娜生活的突变，……引起了她同她丈夫决定性的谈话。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全部关系通过这场赛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④赛马对整体故事情节和主人公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这才是托翁关注的重心，与此无关的一切场景和细节他都忽略不写。

卢卡契由此分别对司汤达、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和福楼拜等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小说进行对比性扫描，揭示双方都体现出与托翁和左拉小说相对应的艺术差异，这个差异在总体上指向卢文的题目：叙述与描写。在他看来，托翁等和左拉等在表现形式上分别奉行叙述和描写的原则，导致两类小说一系列区别：叙述以人的性格和命运为中心，描写以物和事为中心；叙述关注时间和历史过程，描写关注当下场景和状态；叙述的主体是体验的，表现出对世界主动、积极介入

① 张旭曙：《西方美学中的“形式”：一个观念史的理解》，《学海》2005年第4期。

② 乔治·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刘半九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③ 同②，第39页。

④ 同②，第39页。

的兴趣和能力；描写的主体是观察的，表现出对世界被动、消极旁观的冷漠态度；叙述创造的形象世界着眼于整体，因而具有完整性、辩证性、有机性、必然性特征；描写创造的形象世界关注当下和局部，因此具有空间并置性、机械性、碎片性、偶然性特征。运用叙述与描写原则创造的形象图式决然不同，它们具有世界观意义。

卢文认为，这两种形象世界表现了资产阶级在其历史进程中的两个阶段（1848年是个大体的分水岭）和状态。司各脱、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作家运用叙述的原则，其形象图式体现了对历史发展整体性、辩证性、有机性的总体把握和积极主动的姿态。而当资产阶级历史地进入到下降、落后、反动阶段以后，这个阶级的伟大作家如左拉和福楼拜等，就与这个阶级处于矛盾状态。客观上他们只能在业已组织就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写作，但他们又拒绝参与这个社会，所以只能选取旁观的立场：“这一拒绝态度表现了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憎恨、厌恶和轻蔑。……他们只能选择孤立这一条道路，来解决他们处境的可悲矛盾。”^①因此，福楼拜、左拉等作家冷漠观察而不是积极参与的态度，根本上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拒绝立场和无奈选择有关。但“他们都是他们时代的儿子，而且正是这样，便在世界观上为那个时代的见解所影响”^②。因此，那个社会的辩护士们的世界观会无意识地影响到这些作家，“使得客观现实的规律性遭到简单化和歪曲”^③。他们作品中破碎、机械、静态、空间性的形象图式正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卢文认定：描写“作为叙事创作的主要方法，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由于社会的原因，对叙事结构中最重要成分的鉴赏力业已丧失殆尽。描写乃是作家丧失了叙事旨趣之后的代用品”^④。这样，表面看来纯形式性手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深层其实与特定历史阶段特定阶级的世界观和政治态度相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卢卡契这里说的形式主义在这篇论文中主要是以自然主义为代表的，但远不止是指它们，而是指一切现代主义。对此，詹姆逊有很合适的解读。他说：“卢卡契认为能够有总体论观点的作家写作的是叙事形式的作品，而如果一位作家不能够从总体论的角度讲故事，那么他或他的作品就是描述性的，是关于现象和对象的文学。他由此将前者称为现实主义，后者为现代主义，这都有他的特定含义，两种认识论方法带来两种不同的文学。描述性的文学可以是象

① 乔治·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刘半九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② 同①，第51页。

③ 同①，第51页。

④ 同①，第55-56页。

征主义的，也可以是自然主义的。”^①但詹姆斯没有揭示卢卡契运用这两个概念来谈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理论背景，以及这篇论文内在的潜逻辑结构。这个理论背景就是，自从亨利·詹姆斯在19世纪末期提出小说的叙事方式问题以来，20世纪30年代帕西·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在分析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的效果时，明确区别“全景”（叙述）与“场景”（描写）两种叙事手法，并强调前者的重要性，这一区别和观点对整个西方现代小说界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卢卡契以叙述和描写作为谈论的主要问题，其理论背景之一就在这里。

归纳卢氏的论析，其理论潜逻辑大体是这样的：作为形式要素的叙述与描写两种叙事手法在特定时期会上升为创作原则，它们创造不同的形象（叙事）图式，不同的形象图式潜含着不同的世界观，并具有不同的阶级政治内涵。

这个潜逻辑的所有环节都会引发争论，下面对它们进行讨论：

问题一：将叙述与描写分别认定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及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性手法是否合适？

众所周知，西方对叙述与描写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归纳出荷马史诗表现对象的三种基本方式：“单纯模仿”（即描写）、“单纯叙述”（即叙述）、“混合叙述”（即转述）。^②那以后，叙述与描写作为两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就被不同时代的理论家关注，它们的出现要比作为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早得多，卢卡契不可能不了解这些。而且，叙述与描写的对立，在结构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那里被取消了。他在《叙事话语》中从“叙事语式”角度专门讨论柏拉图三种表现手法后指出：“任何一篇叙事文，都不可能‘展示’或‘模仿’（即描写——引者按）它所讲述的事，它只能够详细地、精确地、‘生动地’讲述，从而或多或少地造成模仿的幻象，这才是叙事体的唯一模仿法。”^③就是说小说中一切话语都是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区别只在直接叙述与间接叙述。以此看卢文的区别性论述似乎大成问题。

那么，卢卡契错了吗？

在热奈特《叙事话语》之后的近40年间，中西学者依然大量使用叙述与描写这一对概念，即使热奈特自己将它们转换为“直接叙述”与“间接叙述”，也并未从根本上解构两者方法和效果上的对立，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术语表达了它们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② 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③ 杰拉尔·热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杨志荣译，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而已。所以关于叙述与描写的区别仍可成立。问题是，这两种早已存在的古老叙事手法可以分别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绑定吗？

卢卡契当然不缺乏这样的常识：“还没有一个作家，根本没有运用过描写的方法。同样，也不能说一八四八年之后写实主义的伟大代表们，象福楼拜和左拉，根本没有运用过叙述的方法。”^①但他注意的不只是一个作家是否运用过叙述或描写，而是为什么自然主义作家群会特别依赖描写：“描写原来是许多叙事性的写作手法之一，而且无疑只是一种次要的方法，它是怎样并且为什么变成了主要的创作原则的。”^②显然，卢卡契关注的是这种变化背后的历史动因。

在今天不难确认，从古典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小说发展过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表现手法上从倚重叙述到倚重描写的转变，乃至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在谈到“话语模仿”（即对话描写）时说“现代小说求解放的康庄大道之一，就是把话语模仿推到极端，……抹掉叙事主体的最后标记”^③，卢卡契在这个趋势刚出现就准确把捉到它，显示出难得的敏锐和洞察力，他的区分并没有错。而且，我们还必须特别注意，“叙述”与“描写”在这里不仅仅是作为两种手法和技巧的概念被使用的，它还有远远超出手法意义的含义。这就涉及问题二：

作为叙事手法的叙述与描写会成为创作原则并决定小说叙事图式的特征吗？

从传统文论角度看，表现手法与创作原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不可混淆，所以，卢卡契的观点是有问题的。那么，卢卡契是否又错了？

即使从纯技术性的角度也不难发现，在一篇作品中，如果某种手法高频率、极限性运用，则它实际就由技术层面上升到创作原则层面，成为建构作品形象体系的整体因素。既然现实主义高度依赖叙述而自然主义及各种现代小说特别倚重描写，则卢卡契认为它们已成为创作原则并非无稽。如果特定手法成为创作原则，那它就可能影响到小说整体形象世界的建构，决定着小说的叙事（形象）图式。卢卡契认为叙述突出的是时间性，因此其创造的叙事（形象）图式是历史、整体、辩证、有机、突出主体性的；而描写突出的是空间当下，其创造的叙事图式是静止、破碎、并置、机械、无主体性的，就是从这个角度做出的判断。

问题是，熟悉卢卡契总体性理论的人都知道，上面的术语带有强烈的社会学褒贬评价。人们会质疑：小说的叙事手法会绝对地决定小说的社会学特征和价

① 乔治·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刘半九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② 同①，第45页。

③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